



中国音乐
审美的
文化视野

管建华著

中国音乐审美的 文化视野

管建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乐的审美文化视野/管建华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10

ISBN 7-5059-1396-4

I. 中… II. 管… III. 民族音乐-音乐美学-中国 IV. 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303 号

中国音乐的审美文化视野

管建华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 插页 201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5059-1396-4

J · 383

定价 10.90 元

序　　言

王岳川

音乐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本体象征。

音乐揭示世界和人生的双重奥秘，并通过这种感性生命的揭示，展示有限生命获得无限精神超越的自由境界。

管建华兄的新著《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一书，是对音乐本体存在及其文化阐释意义的全新揭示。我读这部著作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作者的视野宏大，见解新颖。作者主旨在于写一部音乐美学，但他并没有泛泛地对音乐进行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讨论，而是在音乐文化人类学基点上，从人类文化的总体视界（如语言、书法、哲学、文学、建筑、绘画、舞蹈、医学等），进行相当有深度的比较美学和文化美学探讨，形成一种颇有特色的音乐比较文化美学的研究，廓大和深化了音乐美学的本体论基础。无疑，这一努力对于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音乐美学具有重要的奠基之功。

建华读与写很苦。他在中国音乐学院任副教授并任《中国音乐》副主编。他的大量时间都花在日常工作上，而他总是挤时间通宵达旦地苦读苦写。他为自己这部书设置了很高

的学术要求：弄通儒、道、释文化哲学的精神内蕴，透析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精神实质，从东方（中国、印度、阿拉伯）和西方化文化美学的类型（如书法、建筑等）的比较上，看中国音乐的本体特性。这一高远目标，使他坐镇书城，苦读苦写，不为外界潮流所影响，也不为自己最简单的物质生活而忧心，沉思独悟，终于历经几度冬夏，成就了这样一部充满智慧灵性的杰作。

这是一部寻找中国音乐艺术美丽精神的作品，一部呼唤中国魂的真诚之作。在当今艺术遁入语言游戏，学术成为边缘冷门的时代，在心性、语言、文思被污染、遭贬值的时候，我以为，这种真诚的思考和价值诉求尤其值得倾听。因为，音乐文化说到底是人化和化人，音乐和音乐的学术追问仍然只能是人类怀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本真活动。在“追星族”风靡一时，和“快餐文化”横扫艺坛之时，你不能不为这种真诚的写作所感动。这种为真诚所催生的声音将其生命的意义从外在世界的僵化和变形中解放出来，它仅仅接受内心的真实价值的追问，并因此而成为自己坚实地脚踏在大地上的生存的证明。

一个民族的音乐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是否能在心灵的彷徨和在语言的逐迫的世纪末氛围中，不为外界的虚妄所动，不迎合低层次的感官需求，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静夜孤灯下逼视自己的灵魂，面对人类音乐的巨大遗产而独自思索，是真伪学者的试金石。也许，建华为中国音乐的现代转型重塑乐魂和为这个世界人生重新寻找意义的写作，并不能完全得到醉心物影的人们的共鸣，但他在静夜用心说，用心写这一事实本身，却无疑是人类最有意义和最富于人性的

行为，并赋予了当代文化走出虚妄而面对“文化美丽精神”（宗白华）的新的希望。

就学术价值取向而言，这部力著有其鲜明的特色。作者善于通过比较中西音乐来阐释中国音乐文化美学，使其既能看到中西音乐文化特质所构成的各自文化美学特色，又能把握住人类音乐审美的文化性和等同性。不仅如此，作者进一步提出以阴阳之道为基础建立全息整体动态的中国音乐美学体系和音乐心性论哲学体系的构想，并大量应用语言学、符号学、认知心理学，完形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哲学解释学等现代成果，独辟蹊径，融汇古今东西地多维透视中国音乐内在构成，发挥其多层次多面的文化意味。

钱钟书先生说：“音乐不传心情而示心迹”（《管锥篇》）。音乐在人类历史上促成了人的自我精神觉醒和人格完成（孔子“成于乐”，庄子“听之以气”）而在现代社会，音乐更具有和谐人心疗治灵魂的作用。音乐使人具有一种优雅的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便在忙碌生活中失去生命原色和感性活力的当代人，重新达到本体复归。因此，作者在比较文化视界中发扬中国音乐精神，就真有了跨世纪跨国界的的意义。不难看到，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生态危机、人口过剩、暴力、战争、工业化、商品化、机械化、标准化生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人失去人性的深度。在极权主义的镇压以及核灾难和生物化学的灾难面前，西方学者吁求“道德理想”和文化艺术以解现代化之弊，心理学家呼唤“和谐化控制”（马斯洛），以治疗当代人精神创伤。建华乐观地认为“道德理想”，“和谐化控制”这些现代人本精神，正是东方音乐艺术精神所倾向的内在探索的心灵之所在，中国音乐艺术精神的

心性之学传统正具有这种历史的巨大潜能。中国音乐艺术强调感物之心性——音乐与个体内在精神的对应，正是以唤起内心深沉的情感和超越日常语言与思想的道德良知，以造就人的心灵与人格而为其终极关怀。因此，中国音乐艺术精神将在全部的人类文化远景中焕发新的光彩。我想，中国音乐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

音乐是精神唤醒、生命升腾的展开形式，是一种心灵、追问与对答过程。音乐文化追问没有观光客，正如生活没有旁观者一样。你在阅读音乐这一行为本身，事实上也就是在阅读自己的存在深度并反观中国文化灵魂。

愿这部寻找家园的著作在出发去寻找“心灵对话”的朋友时，与你相遇。

谨序。

目 录

序 言

绪 论 中国音乐艺术之精神 (1)

第一章 音乐语言的结构根基

- 音乐与语言之比较 (15)
1. 记谱法之比较 (17)
2. 音乐与语言的演变方式 (21)
3. 南北音乐方言的风格 (26)
4. 音乐语言的结构行为 (30)

第二章 音乐线性的时空凸现

- 音乐与书法之比较 (41)
1. 独特的线性艺术 (41)
2. 声线的心象完形 (46)
3. 时空节奏的显现 (57)
4. 美感的心性良知 (65)

第三章 音乐秉性的体态律动

D4101/21

- 音乐与舞蹈之关系 (73)
1. 不同文化乐舞的动律 (73)
2. 地域文化与乐舞风格 (83)
3. 中西乐舞的文化个性 (87)

第四章 音乐声光色线的灵变

- 音乐与绘画之关系 (99)
1. 音乐与绘画色彩的同构 (100)
2. 音乐与绘画的装饰手法 (108)
3. 音乐与绘画的空间透视 (115)
4. 音乐与绘画的形神关系 (125)

第五章 音乐建筑的文化特质

- 音乐与建筑的联姻 (132)
1. 礼乐文化的音乐建筑 (134)
2. 曲线虚空意象的美感 (141)
3. 平面铺构的有机舒展 (145)
4. 音乐建筑的自然生态观 (151)

第六章 音乐世界的宇宙观

- 音乐与哲学之关系 (166)
1. 音乐的宇宙构成 (168)
2. 音乐的心性论 (175)
3. 音乐的哲学思维感知特征 (181)
4. 音乐有机宇宙观的价值论 (188)

第七章 音乐美感的文化完形

——音乐审美的比较	(196)
1. 音乐与自然景观的美学	(197)
2. 音乐审美的文化差异	(206)
3. 音乐的完形心理学美学	(214)

第八章 音乐文体的心智逻辑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	(227)
1. 音乐文体的历史源流	(227)
2. 音乐标题艺术与文学	(234)
3. 音乐结构与文学结构	(243)

第九章 当代音乐文化的变迁

——文化发展与音乐	(251)
1. 中国音乐风格的文化自主体系	(252)
2. 后现代文化与中国音乐	(257)
3. 当代音乐教育的审视	(264)
4. 音乐文化与社会发展	(273)

结 语：中国音乐传统价值重估的思考 (283)

后 记 (296)

绪 论

——中国音乐艺术之精神

一位物理学家说：宇宙就是一种振动波。

声光、节奏、速度、情感、心理、物质时空分布的运动无不是一种振动，音乐最能体现一种振动，她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接近人的心理的、生理的、物理的和生存的文化根基、她最早被赋予宇宙意识。中国古代圣贤“乐者，天地之和也”，以及古希腊哲人由“音乐是数的和谐”推及宇宙的和谐，其古代音乐宇宙论思想，为中西方艺术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模型。

因此，一切艺术都倾向音乐。

(一) 中国音乐艺术之本体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音乐艺术本体（本体即存在）以声音物质材料为表象，在乐音、音阶、律制等层面中国音乐除与其他文化音乐层面相对应外，其音乐语言生长于汉藏语系，具有单音节语言声调感和语言音色变量的特点，这种声音变量特点充分显示于中国音乐地区性方言风格、歌唱风格、演

奏风格（如民歌、说唱、戏曲、器乐音乐）中，这是西方音乐体系及基本理论所不包容的特质。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音乐在时间的流动中显示其声音特性，中国音乐在微观时间结构和整体时间结构与西方音乐传统有所不同，回顾其音乐节奏产生的“原点”：中国诗词单音节字、句逗、句式节奏的多变性、伸缩性与心理时间的相关性，使音乐微观、局部（如散板）时间结构与整体时间结构的规定存有灵活性与可变性。而西方音乐作品的微观时间结构和整体时间结构中声音的表象性质（包括音高、音色、音感、强弱、时值、速度等）是凝固的，音乐作品的任何声音细节和整体部分，其参数和变量也是凝固的。中西音乐时间结构规定性的差异也决定了记谱法及其行为目的的差异。

音乐具有特殊的符号学性质。不同文化记谱法符号体系的展开，包含着人类音乐声响认知和信息过程的差异。中国古琴减字谱，工尺谱，西方偶然音乐记谱法、语言记谱法等，均是不同于五线谱记谱法符号体系的展开，其符号体系背后包含着文化心智活动及行为的差异。中国（东方）记谱法主要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保持着“虚灵”的空间转码形式，形成重视音乐本文演奏唱主体阐释传统的行为特征；而五线谱则直接作为艺术作品形式的符号表征，保持着“写实”的空间转码形式，形成重视作曲家书写定格及其客体阐释传统的行为特征。中国，东方音乐记谱法的历史都没有走上类似西方音乐五线谱绝对定量时间规定性体系的道路，这种音乐符号学差异也代表了东西方音乐艺术发展的不同文化向度。

音乐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与语言声音、符号、结构

方式相联系外，音乐在非声音层面与其文化语言的语义、语法结构有着相通之处。中国语言意义是积聚性的，用一种较稳定的语言重复说明外在世界。它肯定主客体圆融，把本文 (text) 看成上下文 (Context) 的一部分，强调体会，语义相对定位，其具有复合意象和多义性（参考《中国语言与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成中英）。中国音乐语言也是积聚性的，如音乐曲调、腔调、曲牌、曲目的历史演变，乐谱客体与演奏唱者主体的圆融，音乐语义的复合意象和多义性（如一曲多用），等等。西方语言是意义的重新界定，不断发明新名词以不断重新界定外在世界，语义固定而不能积聚，讲求刚性定位或固定指谓，产生概念系统、逻辑系统、理论架构。与此相似，西方各个作曲家音乐语言（旋律）是非重复、非积聚性的，音乐作品记谱和语义形成刚性定位或固定指谓，每次奏唱阐释相同，音乐语言的创作形式具有严密的概念、逻辑、理论架构。

中国音乐语言是一种“意合性语法”生成结构，偏重心理，略于形式，“具有一种尚未外形化了的心理实体”，演奏唱者以音乐曲调语感为反省对象，无外显的强弱、快慢、力度、表情等规定性用语和标记，强调口语生成法则及心授口传。

音乐是一种心理技术，具有“内心的规则系统”，当个人被一种音乐所感动或对其有所顿悟、联想，音乐便进入了认知心理的王国。后现代音乐家J·凯奇《4分33秒》的无声作品是对音乐心理技术的一种皈依。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大音希声”的原则是一种心理技术和艺术完形心理学意义的体现。汉语语言文字的象形、典故、隐喻使其音乐具有天

生的艺术联想特质。中国音乐曲调、曲牌的运用，常包含着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指出的：同一成语的使用，内部结构和语言秩序不变，但其意义随语境、心境却处于变动的状态。

音乐象有机体一样，也反映出与某些地理人文景观特征的联系。如中国古代《汉书·地理志》记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这种有机联系在中国不同地域、民族音乐个性中均有显现。

（二）中国音乐艺术之创造

每种文化都有其相对的音乐艺术风格类型，她包含着音乐创作的技巧、形式和心理需求，中国音乐艺术以其**生动之线条**（技巧），**优美之文体**（形式），**感物之心性**（心理需求）之创造为主要特征，构成其音乐艺术风格类型，并生长于中国文化艺术整体模式的历史中。

生动之线条。中国音乐艺术是线性的艺术，其旋律直接生成于诗词曲声韵之音响色彩，润育于丰富的各地声调、腔调、声腔及方言音感，多彩优婉。她会通于中国书法、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线条，通过线性的表情显现，如刚劲、柔媚、清新、飘逸、流丽、缠绵、险绝等等，可直悟其风格意象。她是一种**非几何化的线条**，如中国绘画线条常自由穿行在散点空间节奏中一样，她常自由穿行在散板时间节奏中，即便是多声部旋律线条也不似西方音乐旋律线条拘泥于对位几何空间和弦“光影透视”的立体受限，她具有那种自然挥洒的灵性，如民间音乐话语对《江南丝竹》多声的描绘：“二胡一条线，笛子打打点，洞箫进又出，琵琶筛筛颤……”。戏曲音乐与民间音乐中非固定音高打击乐合奏的“音色和声”

也是与西方打击乐迥异的一种金灿灿的力线。中国音乐线条在运动变化中常显出“微势缥缈”（摘自《隶书势》），注重声音细微变量之活性，音乐发声控制中，“差之分毫，一放甚远”，正如书法中，“稍有疏忽，就会胡地、越国风俗迥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唱论》中对音乐声音概念的划分精致入微，如字的声形有四呼（开齐撮合）五音（喉舌齿牙唇），“而细分之则无尽：有张口者：有半张者、有闭口者，有半闭者，有先张后闭者，有先闭后张者；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舌收者，有全喉全舌者、有半喉半舌者……其外又有落腮、穿齿、穿牙、覆唇、挺舌、透鼻、过鼻，种种诸语，不可枚举”（《乐府传声》）。“微势缥缈”可为中国音乐艺术“神韵”之要义，她出自于生命情感振幅直觉控制的发声、音响、线条运行状态的精微幅度，并相通于书法、绘画、工艺（如中国微雕艺术在一头发丝上雕刻诗词）微观精细的艺术审美认知行为。中国音乐艺术线条包含着生命之气势、阴阳之变、宇宙之情调。如《乐记》所讲：“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成摩，天地相荡，动之以四时，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阴阳之道赋予音乐声音节奏、力度、音色、速度等参数与变量以“阴阳”之灵变：“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她对应于宇宙天地相荡，动静相克、生生不息、无所不往的幽深、壮阔意识。

优美之文体。中国音乐艺术有着优美的文体形式，如琴曲体、曲牌体、板腔体、木卡姆。之所以称之为“文体”，其一，中国音乐形式与文学诗词曲有着共生的历史基础。古

代音乐从以乐从诗、以诗从乐，倚声填词到曲牌体的运用，显然不同于西方音乐以乐从诗到诗乐相分，建立起独立于诗体的多声音乐曲式结构的历史路径。其二，中国诗词曲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抒情为主要目的，而非宗教，这奠定了中国音乐“文体”的艺术价值品位。由此，音乐与诗词文体也就共具有汉语语言那种形式美感：“音节纯一性、涵意散发性、组合具象性、铺排条理性的浓郁人文意识”（参见《论中国语言的现代化》申小龙）。其三，中国音乐“文体”与诗词曲之曲名、词名、词调、词牌、格律、韵味及其自然意境、意象、联想等因素相通约，因而具有独特的美感意趣和艺术心理完形，加之这种“文体”形式大都属于集体积聚性精神财富，无“商品性”、“私有性”或个人版权，充分体现出中国艺术人文精神之格调。

感物之心性。中国艺术中，诗、琴、书、画均强调心性的作用。如“诗言志”，其“志”字由士和心两字组成；“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李贽《琴赋》）；“书法，心画也”（汉代扬雄语）；绘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音乐则居首位，古代《乐记》就是一部音乐心性之学的著作，她影响深远，不单影响到后世音乐《唱论》、《乐论》、《琴论》，而且还渗透到诗论、画论、书论、词论及戏剧理论等。“凡音乐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中，天地、万物、人仁、心性、礼乐、道德、情感、艺术构成了有机统一体——音乐艺术心性论之本体：重视人格人伦及情感世界的提升与高扬，成为中国音乐艺术创造的根本心理需求。感物之心性也决定了中国音乐艺术，演奏唱主体阐释创作模式的

心理根基，形成“集体无意识”，影响了千百年来中国民歌、说唱、戏曲、器乐等音乐的创作方式，其代表了区别于西方音乐艺术创作模式的东方音乐艺术风格类型。

从东西方的比较来看，东方音乐艺术（中国、印度、阿拉伯等）都以生动的旋律线性表现为主旨，而西方音乐则以凝固的和声团块为基础；东方音乐艺术文体（如中国的曲牌、印度的拉格、阿拉伯的玛卡姆）都与诗词歌唱同源，以抒情为表现目的，突出音乐与人的行为规范、道德实践、生命幸福相关联的人文意识，而西方音乐曲体（曲式）与诗词歌唱相分离，重视音乐、科学（数理、逻辑、几何）与上帝精神的统一；东方音乐艺术注重内心体验——感物之心性，强调非理性，直观、内省、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形成积聚式的口传心授创作方式，而西方音乐艺术作品则注重理性、书面逻辑的外显。

（三）中国音乐艺术精神之构成

东西方音乐艺术本体及创造无不根置于数千年文化传统之精神（如哲学、宗教、心理、美学等），而哲学宇宙观（世界观）模式则为构成之根本或终极原理，她涵盖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也可以说，中国、欧洲、印度、阿拉伯音乐都是在其哲学宇宙观模式中演化成熟的文明。

中国音乐艺术始终受其哲学有机宇宙观（宇宙由气、道、阴阳、五行构成）的支配和操作。她将艺术视为一种有机生命体或生命系统，其音乐艺术时间结构以及广阔地域音乐艺术风格的自然生态生长演变的历史规律是有机论的。而作为中国哲学之“原点”的《易经》，则为中国音乐艺术